读书达人

韩红月的“四个梦”

本报记者 齐斐斐

从一个农村娃成长为人民海军报社副刊主编、出版过十几部文学作品的军旅作家和诗人；现为记者的他，还兼词作家和音乐人、导演。从沧县高川乡韩码头村走出去的韩红月，人生足够精彩。

他走过的几十年人生路，每一段都与读书写作有关，正是踏着书的阶梯，一次次实现了自己的梦想。

向往蔚蓝 织就海军梦

大海涌动的蓝色和海军军服那抹跳动的白色，是韩红月记忆里最亮的色彩。

从他记事起，父亲就经常自豪地给他讲伯父当兵的事。伯父从一所海军学校毕业后，成为一名令乡亲们羡慕的海军军官。在伯父的影响下，韩红月从小就喜欢上了大海和海军，尤其喜欢那套白色的军装。

韩红月是个刻苦努力的人，小时候总是书不离手，吃饭、打草、挑水，无论干什么，口袋里都揣着书。有好几次去井边挑水的时候，身子一弯，书掉到了井里。他就用扁担把书捞上来，晒干后接着读。

尽管爱读书，可读的多是与课业无关的“闲书”，高考还是落了榜。

不上学就当兵！在家人的鼓励下，他走进了海军的大门，开启了崭新又充满激情的军旅生涯。当兵走的时候，除了背着一大兜子高中课本和笔记本，其他什么都没带。他下决心要当一名像样的兵，立志要有所作为。新兵训练的3个月，他克服种种困难，努力磨炼自己。书写了诗歌《我爱这蓝色的海洋》，并在新兵训练团演讲大赛上崭露头角，夺得全团演讲第一名。

新兵训练结束后，他被分配到海南省五指山市的一座山顶哨岗，在那里度过了此生难忘的一段时光。除了日常训练和工作外，他把大把的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，把当兵带去的所有课本一遍一遍地学，立志要考上军校。

1992年，韩红月如愿考取了武汉空军雷达学院，从一个普通士兵，成长为一名军官。军校毕业后，他被分配到烟台雷达某团，成为一名分队指挥排排长。1995年年底，在全团老兵退伍欢送会上，韩红月又以一篇自写自诵的《让青春有价值地燃烧》，再一次让自己的人生轨迹得以改变——由于表现突出，他被调到团政治处工作。

痴迷文字 激发文学梦

2006年，因经常在《海军杂志》《当代海军》以及《政工学刊》上发表文章，韩红月被选调到海军出版社，从事编辑工作。犹如鱼儿游入了广阔的大海，他的心在文字的海洋里徜徉，思想也在深邃的世界里舒展。

在他的不懈努力下，大块文章陆续见报、上杂志。一篇篇文章给了他无穷的力量。在出版社的几年里，韩红月利用业余时间写下了一篇篇散文，创作了一首首诗歌，并将作品汇集成册。出版了社科书籍《现代家庭平安宝典》《每天读点礼仪学》，散文集《在驿动的温情中行走》，诗歌集《在驿动的诗行中行走》，以及《在驿动的大洋中行走》《中国军人礼仪》《大国力量》等书籍。他用文字书写自己的喜怒哀乐，实现了自己的文学梦。

著书写作有了点名气，很多人都说：“韩红月出了那么多书，写了那么多字，真不简单。”海军某部原副政委王兆海曾在《在驿动的诗行中行走》序中写道：小韩的文章一如他的为人，不夸饰、不矫情，由于是有感而发、用情而写，读起来更让人赏心悦目、欲罢不能。小韩很朴实、很真诚，也很洒脱。一个永远年轻的人，在他的眼里或许还有很多事情等待着尝试，我不知道他下一个目标是什么，但我知道，他不会就此歇脚，满足于此。饱满的热情、旺盛的精力，注定会让他演绎出更加精彩的人生。

执著追求 成就记者梦

是的，正如王兆海副政委说的那样，韩红月的记者之路是他的另一个“山头”。

韩红月说，第一次与新闻结缘，是在新兵连的时候。连队要办黑板报，被领导称为“小秀才”的韩红月自然成为办板报的主力。他将新兵连所见所闻写成了报道，接二连三地在连队黑板报上刊登，在全连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正是这些“新闻”助力，他连续两次获嘉奖。

新闻的梦想被点燃，并且燃烧了起来。此后，他采写了很多的新闻作品，但由于缺乏经验，投给各报社的作品大多泥牛入海。第一次与《人民海军》这张报纸结缘是在1997年。那时，他和一同毕业的学员进行岗前集训。集训队开展的丰富多彩的活动和行之有效的做法极大地感染了他。他拿起手中的笔，将这些写成新闻稿，寄给了报社编辑。

由于表现突出，2013年，他被调任人民海军报社工作，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新闻工作者。为提高新闻写作能力，他虚心向身边有经验的老同志请教，利用业余时间自学新闻专业知识，反复琢磨新闻名家的实战先进经验。此外，为了弥补不足，他多次主动请缨到基层一线去，深入部队体验生活，同官兵一道找线索、抓新闻，真正成了一名知兵、懂兵的“兵记者”。

作为首席特派记者，他先后参加了2013年12月海军南海舰队训练任务，2014年6月“环太平洋”演习任务，2014年8月“和谐使命”任务，2015年9月出访俄罗斯、美国、韩国等任务。他把每次出海都当作锤炼自我的机会，每次执行任务，他都认真梳理新闻线索，到一线挖掘素材，并采写出一系列新闻稿件，宣传了一大批典型人物，多次受到表彰并3次荣立三等功。

热爱文艺 实现导演梦

韩红月有一本保存了32年的黑色笔记本，那里面记录了他的经历和感悟。对于文字的热爱是深入骨髓的，对于一切由文字衍生的艺术形式，他都感兴趣，并时刻保持着新鲜感和创造力。

新冠疫情期间，他奋笔写下了《闪光的背影》《为了谁》《我还没爱够》等几十首歌词，谱写成曲，供大家传唱；出国访问时，他创作了《和平方舟之歌》《禹城舰之歌》；为家乡，他创作了《沧州舰之歌》《枣花香》《农民丰收歌》等；在部队，他创作的《忠诚之歌》《是朵小小的浪花》《一颗红心永向党》等军旅歌曲也广为传唱。

2015年韩红月与曹桂千导演合作，宣传策划了廉政主题电影《情满人间》，曾经热播。在出海执行任务的过程中，他把自己所见所闻所感的海上故事写成了电影剧本《穿越第二岛链》；环太平洋演习期间，一部50集的电视连续剧剧本《挺进太平洋》创作完成。目前他正在根据自己出版的图书《每天学点礼仪学》，导演儿童微短剧《叮叮当当学礼仪》。

韩红月一肩多职，多次在老兵网络春晚中担任导演，在全国榜样春晚中担任总导演，在中央新影中学生频道春晚中担任总策划，在中国教育电视台公益晚会上担任总监制，台前幕后，他的导演梦真实可见、触手可感。

范凤驰新作《汇水河》出版

本报讯（记者齐斐斐）日前，泊头市文化局原局长、泊头文联原主席、文化学者范凤驰创作的三卷本135万字长篇小说《汇水河》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。这本书进入今年第5期文艺联合书单，被全国颇具影响力的20余家图书出版单位联合推荐。

《汇水河》以盐河县西部乡村从清朝晚期到20世纪50年代发生的典型故事为素材，写出了近60年的社会变迁史，描写了共产党领导人民闹翻身、求解放的革命过程。小说彰显了革命志士、抗日战士及农民、商户、官吏的不同特质，展现了当地民众生存方式的演变和精神面貌的更新。作者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，尊重社会革命现实，融进众多民间传说、农村传统礼俗和农耕技艺，全方位绘就了具有冀东南平原浓郁地域风情与人文情怀的厚重画卷。

25幅女性书画作品倡导和美生活

本报讯（记者齐斐斐）芙蓉盛开、山水相依、小桥流水、鸟语花香……日前，在博施博物馆，沧州渤海画院执行院长韩旭及其4名女学生创作的25幅书画小品，赢得了广大书画爱好者的欣赏和赞誉。

韩旭是中国美协会员，多年来一直坚持中国传统写意技法，围绕沧州本土文化，创作了一系列关于沧州文化、大运河文化的经典作品。其中她和丈夫黄金钟共同创作的大运河系列作品之《京杭大运河·乾宁驿》成功入选今年第十四届全国美展，成为近70年沧州唯一一幅入选全国美展的中国山水画作品。

在深研与传承中国优秀绘画艺术中，韩旭还专门开设了女性绘画学习班，让水墨书画赋予的优雅淡然走进广大女性的思想和生活中。此次展出的25幅作品，来自韩旭、赵娟、张洪岩、隋红梅、袁辉，每人5幅作品，以夏日荷花、花鸟山水为主，既展现了女性的细腻笔触，也表达了对和美生活的倡导和赞美。

“南运河水工·生态环境科普展”在南川码头开展

本报讯（记者齐斐斐）经过近一个月的紧张筹备，“南运河水工·生态环境科普展”于7月20日在南川码头开展。

据悉，这是我市首次举办有关南运河水工·生态方面内容的科普展。今年是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十周年，此次科普展展现了十年来沧州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成果，普及和推广水工知识，全面反映运河生态变美变好的发展成果。

科普展的内容以南运河（山东四女寺至天津三岔口）为主线，重点围绕“河道系统（弯道、纤道、石坝、草坝、灰土坝等）、堤防系统（缕堤、遥堤、月堤、格堤等）、闸坝系统（节制闸、船闸、倒虹吸、渡槽等）、泄洪系统（分洪闸、减河）、灌溉系统（引水闸涵、渠道）等方面介绍水工文化及水工智慧。展览中，还系统介绍了大运河在改善水生态环境方面起到的重要作用。

此次科普展由沧州市水务局、沧州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，由沧州水务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、沧州大运河文化研究会承办，展期一个月，分别在南川码头、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等地进行。

所有认真书写自己灵魂的人，都是了不起的作家

刘桂茂

（一）

当今世界，微信大行其道。肃宁刘艳菊组织了一个微信群，名曰“肃宁瞎咧咧”。这明显是一种自嘲甚至自黑。“瞎咧咧”为吾乡土语，他们取其含义大约是“不登大雅之堂”，觉得群里这些人，群里人说的这些话，无法和那些出一本一本老厚的大书、卖很多很多银子的文坛大佬相比。这个群的名字贬低了自己，可也解放了自己：以生花妙笔写传世之文不会，“瞎咧咧”还不会吗？我们既然长了一张嘴，除了吃饭总要说话；说话要说“有用的”，也总要说一些“没用的”——这就是“瞎咧咧”了。但是，这些朋友完全摒弃了“瞎咧咧”的另一层含义，就是说话不负责任。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，文字是极其神圣的东西。没有写字的纸，无论怎么丢弃都不算罪过；但是一旦纸上写了字，是不能乱扔的，“倘敢不惜字纸，几乎与不敬神佛，不孝父母同科罪”（《燕京旧俗志》）。“白纸黑字”，本身就有了郑重的味道。这些人怀着圣徒一样虔诚的心情，写下一字一句一诗一文，并通过这些文字将自己的灵魂送上祭坛。

（二）

“瞎咧咧”群的写作活动，本质上是一种“全民写作”。群里的人有扫大街的，有当保姆的，有普普通通的打工者，怎么看都不像“作家”。写作，绝不是个别人的专利。抗日战争时期，冀中人民曾经进行过一次伟大的“全民写作”活动。1941年4月20日，中共冀中区委发出通知，决定广泛发动群众，写下自己的5月27日所见所闻所思所感，以记录这个伟大时代，“不能写稿者，亦可口述思想，请人记录成稿”。冀中区广大军民热烈响应，纷纷写稿，“不少老大爷、老大娘和不识字的人，也都参加了这一群众性写作运动。于是各地送往《冀中一日》总编室的稿件，要用麻袋装、用大车拉。”（远千里回忆文章中语）。因为抗日战争的形势很快变得非常严峻，带着这么多稿子转移殊为不易，编辑部迅速选编油印出版了《冀中一日》，采用稿件200余篇、30万字。这本书今天拿出来看，不但有着珍贵的史料价值，也有着思想上的重大启迪，甚至有着宝贵的审美价值。譬如，书中有篇小文，连上标点符号不到100字，好到令我崇拜不已。这是某县委伙夫王宝顺的文章：“我管着担水，我管着做饭，县长管着开会，管着作报告，还管着批阅文件。除了这个以外，我和县长一样学习，一样游戏，一块锄地，一块浇园。告诉给全世界的人们吧，我们这里的伙夫和县长的肩膀一样平。”思想自然到现在也非常先进，就是文字也是一流的。短短几句话说明了一个极为重大的道理，没有一句废话甚至一个废字，真好文章也。草根中有灵芝草，全民写作中的“宝贝”也多着呢。现在我们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，基本上消灭了文盲。我们的全民写作，理应取得更大的成效。

（三）

写这些东西，有什么用吗？一些人疑惑。人说话总会说一些“没用的”，比如你是一家大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，也不能总是一句话就签100万元的合同吧。当年，我陪王蒙先生到沧州师范学院给学生演讲。王先生是一个有趣的人，他说：文学有用吗？文学起码会让你的情书写得比较好。大家大笑。他不知道，若干年之后的青年们搞对象已经不再写情书。除了电话微信等通信手段发达之外，更有见面就有“车子、房子、存款”的三连问，句句全是“有用的”，直奔主题取代了蜜意柔情。这叫我想到了春天。春天是一个百花盛开的季节，花儿有用吗？“春风不到花不开，花开又被风吹落”，花儿开上几天不就“零落成泥碾作尘”了吗？不要再有桃花灼灼，不要再有梨花似雪，春天来了直接就长出一个小桃果儿小梨果儿，岂不简捷省事？大自然为什么不如此安排？我想是怕你太寂寞！

（四）

前两天，央视报道的一篇新闻感动了我。山西忻州繁峙县老农民张福青，在生命最后的24年间，将生平与心事写满了庭院。墙壁上、屋檐下、扶手旁，小院里密密麻麻的文字，是老人认认真真经营的一生。他的文字“发表”在自家的庭院，他的语言比我们群里的许多文字更加朴实无华。就说些家长里短，就说些耕耙拉打，就说些柴米油盐。他不想写给任何人看，却在被报道之后感动了许多人。他没有能加入我们的群儿。“独学而无友，则孤陋而寡闻”；如果他能够加入咱们的群儿里，和大家一起讨论，互相启发，他的文字也许会更好，表达也许会更清晰、更准确、更得体；他的心情也许会更开朗，因此多活几年也说不定。我们的孔丘老师曾经教导我们：“辞达而已矣”。无须装扮，无须雕琢，你的朴素就是你的美丽，所有认真书写自己灵魂的人，都是了不起的作家。

舟中

盐山 张 诠（清）

车马纷纷歇，尘劳幸少休。
雨残随浪尽，潮退带帆流。
河壮山为瘴，峰寒树作裘。
可能陶穴里，各足稻粱谋。

赏析：张诠，乾隆四十四年举人，笃孝友，廉介正直，授河南巩县知县，著有《陶圃诗抄》《东周诗草》及《四书印旨》。

现代出行，高速道路平坦畅通，汽车有减震，有空调，还有音乐，甚至车上还可以看电影。即使这样，到了服务区，不管汽车是否需要加油，人都要下车活动活动，因为车坐久了，筋骨会累。再读这首诗，就不难理解诗人所说的“车马纷纷歇，尘劳幸少休”。北马南船，终于可以不用把人颠得要散架，不用吃尘了，在船上可以稍事休息。这才有心思欣赏船窗之外——新雨才停，雨水化作滔滔波浪，汹涌的江潮裹挟着客船往下游流去。两岸峰峦高耸，夹束的河水愈发雄壮奔腾，而山上的丛树如同给寒日里的峰峦披上了一层毛茸茸的皮裘。不知诗人要去哪里？想着自己为了稻粱谋生而奔波在外，看着这江面颇有感触，“潮落江平未有风，扁舟共济与君同”（孟浩然《渡浙江问舟中》）；“日暮征帆何处泊？天涯一望断人肠”（王昌龄《送杜十四之江南》），还不如岸上某个陶穴里，也能自给自足。

远 歆 齐斐斐 整理

沧州人·沧州诗